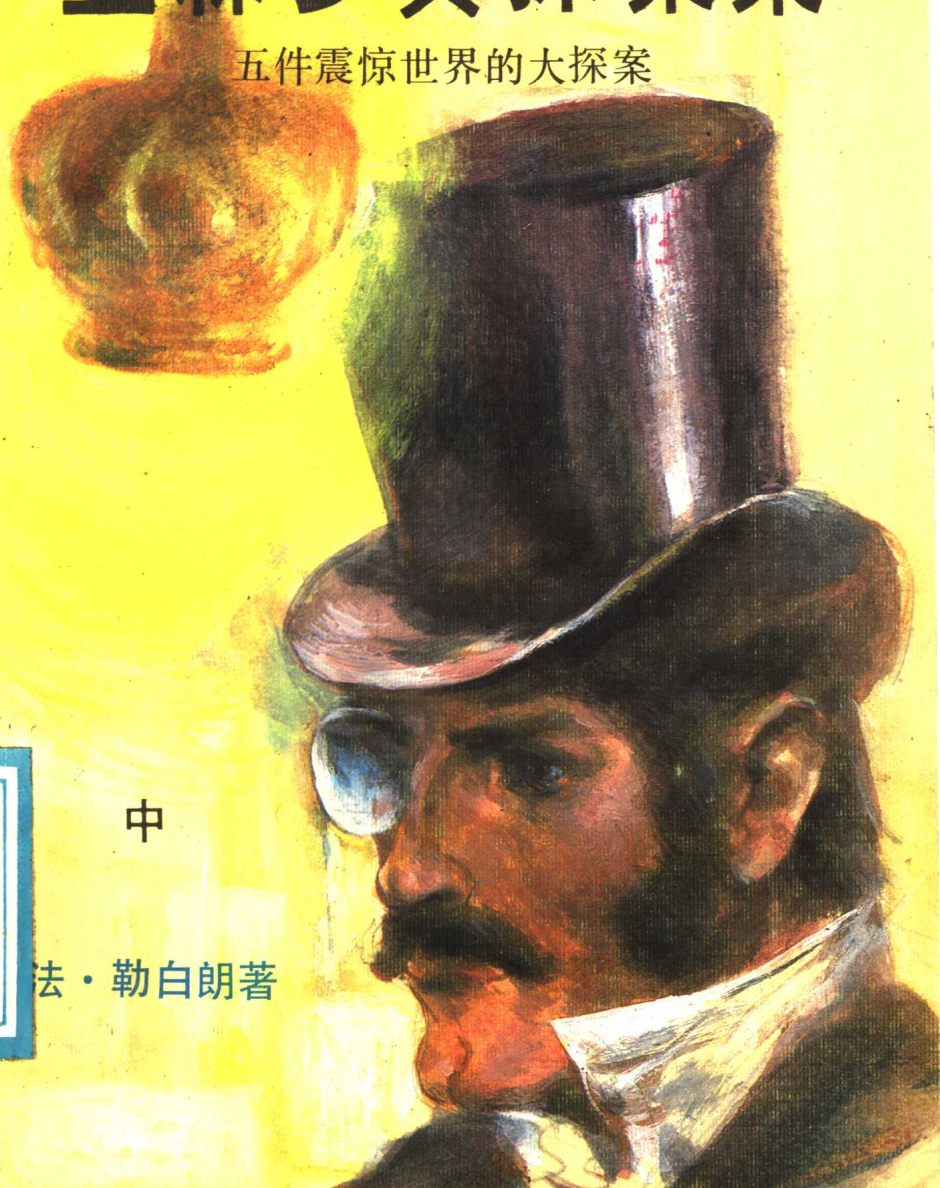


亚森罗宾探案集

五件震惊世界的大探案

中

法·勒白朗著



亞森羅賓探案集

法國著名偵探小說大師作品

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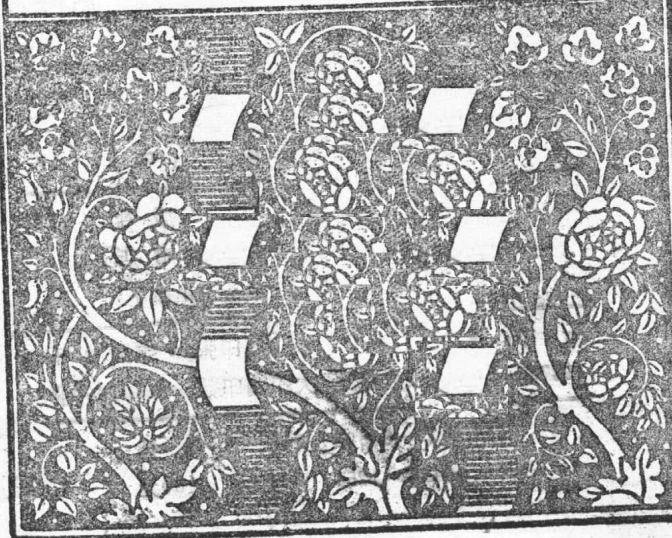
第一輯內容



五件震惊世界的大探案

亚森罗宾探案集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



亚森罗宾探案集 (中)

出 版: 延边人民出版社
发 行: 成都市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省军区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0 字数230千
1987年3月第1版成都第1次印刷印数1—150,000册

ISBN 7—80508—049—6 / I · 18

10136 · 1251 定价: 2.00元

目 录

(上)

罗宾在监狱中

一	亚森罗宾被擒·····	(1)
二	在监狱中·····	(14)
三	不受审讯·····	(33)
四	七心纸牌·····	(51)
五	稻草人·····	(78)
六	红肩巾·····	(89)
七	家庭惨变·····	(104)
八	婚 戒·····	(123)
九	同车客·····	(137)
十	画中秘密·····	(152)

侠盗的罗曼史

一	深闺女儿语·····	(168)
二	怪 客·····	(175)
三	旧事重提·····	(180)
四	移 爱·····	(190)
五	第二次来了·····	(197)
六	贼 影·····	(205)
七	风雨奔波·····	(211)

八	神秘的失窃	(219)
九	探寻线索	(226)
十	失踪者的发现	(237)
一一	检点失物	(246)
一二	珠耳环	(252)
一三	第三次通知	(261)
一四	秘密道路	(268)
一五	讯 美	(276)
一六	嫌疑犯	(283)
一七	逃 走	(289)
一八	旧照片	(300)

(中)

一九	剧盗和名探	(311)
二十	逃出虎口	(322)
二一	绝 婚	(330)
二二	一败涂地	(340)
二三	花好月圆	(349)

神秘的钟声

一	塔顶情尸	(354)
二	神秘的火	(374)
三	两母一子	(393)
四	快乐公主	(412)
五	悲 恋	(431)
六	挟斧女	(451)
七	雪夜私奔	(463)

八	财神和好运	(480)
---	-------------	---------

血案凶手古城

一	房中动静	(495)
二	亚森罗宾	(499)
三	威逼秘密	(504)
四	第一个牺牲者	(509)
五	勘 查	(512)
六	香烟匣	(516)
七	第二个牺牲者	(519)
八	第三个牺牲者	(523)
九	黑檀木匣子	(524)
十	意外的推测	(526)
一一	啼哭皆非的拿人	(532)
一二	变生肘肘	(537)
一三	更进一步	(540)
一四	捉拿麦而克	(544)
一五	巨奸就擒	(548)
一六	怪病人	(551)
一七	鸿飞冥冥	(553)
一八	俄罗斯公爵	(558)
一九	薄命诗人	(563)
二十	初次惊艳	(566)
二一	罗伊的过去	(568)
二二	为教育而牺牲	(572)
二三	诗人上吊	(576)
二四	亲王出世	(579)

二五	断 指	(583)
二六	救出党徒	(587)
二七	三个秘密	(589)
二八	能特的失败	(593)
二九	追 踪	(597)
三十	伊南百老人	(602)
三一	落入陷阱	(607)
三二	水 葬	(615)
三三	订期会面	(618)

(下)

三四	决 裂	(625)
三五	行 刺	(630)
三六	壁橱里的一夜	(632)
三七	一箭双雕的计划	(635)
三八	同入罗网	(639)
三九	暗中活跃的恶魔	(643)
四十	刑事科长的下落	(646)
四一	刑事科长出现	(648)
四二	监狱里的把戏	(651)
四三	预 审	(655)
四四	老人出庭	(658)
四五	吕亚赛家的秘密	(662)
四六	秘密尽得	(666)
四七	报上的宣扬	(670)
四八	伊南百老人遇害	(672)
四九	贵人探狱	(674)
五十	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	(677)

五一	赴 德	(682)
五二	到目的地	(685)
五三	疯姑娘	(687)
五四	初露曙光	(689)
五五	旧日记	(691)
五六	罗宾中阴谋	(695)
五七	密宝出现	(698)
五八	又是一个牺牲者	(700)
五九	卡世白夫人的危机	(704)
六十	亚列特男爵的真姓名	(708)
六一	ML是谁	(711)
六二	夜 劫	(714)
六三	妙计败群贼	(718)
六四	麦而格林亚	(721)
六五	安排就绪	(724)
六六	大功垂成	(726)
六七	重坠疑云	(729)
六八	幻 梦	(732)
六九	卡世白夫人	(734)
七十	凶手就擒	(737)
七一	经过真相	(740)
七二	老人遭札	(741)
七三	迟了一步	(742)
七四	又是一个大错	(745)
七五	火 葬	(746)
七六	罗伊的真相	(748)
七七	了 结	(749)
七八	尾 声	(751)

一九 剧盗和名探

不多时，苟及特进室来，脸上已失去了先前的镇静态度，满现不安的精神，手里拿着古董，左右踱个不停，两眼时时瞧着公爵，公爵对他看时，他又避向他处去，过了一会，他正走到壁炉前面，便倚在壁炉架上，公爵唤他道：

“苟及特先生，你倚在壁炉上，却很危险的，倘亚森罗宾从那缺洞里来时，趁你没有防备，跳出来你不免要给他所擒咧。”

苟及特道：“我有爵爷在这里，不论遇了什么危险，你总能救我的。”说时，两眼更加炯炯有光。贯注在公爵的身上，公爵道：

“我也不过是个无能之辈，万一遇到了危险，怕不会有助于你吧。”

苟及特道：“爵爷出身富贵，本不应轻易尝试危险，即如昨夜在路上的奔波，多么辛苦，要是我早知有这一回事，方才决不敢强留你在这里帮助我了。”

公爵道：“这话是什么意思？”

苟及特道：“我说你昨天从八点钟赶路，直到今晨六点钟才到巴黎，不知是不是那汽车的马力不足。”

公爵道：“我坐的是一百匹马力的汽车。”

苟及特道：“那么中途汽车有损坏。”

公爵道：“正是，那汽车已经很旧，开了不久，便有了损坏，我对于汽车的修理，虽然略有门径，但究竟不大熟

悉，所以我在中途足足费了三小时，才把汽车修好。”

苟及特道：“那时有人帮助你么？”

公爵道：“没有，我那司机，须在夏木拉司邸第中看守门户，是我独自驾驶来的，加之那时正在午夜二点钟的时候，路上绝无行人。”

苟及特道：“喔，路上没有行人。”

公爵道：“正是，一个也没有。”

苟及特怀疑地道：“那倒很为不幸。”

公爵没有回答，摸出香烟匣来，对苟及特道：

“你也要吸一枝么？”

苟及特道：“很好，多谢你，我要的。”

说时便取出一枝，瞧着公爵道：

“这事实很怪，哦！实在太奇怪了。”

公爵望着苟及特道：“什么事奇怪？”

苟及特道：“奇怪的事正多着，数也数不清楚，像你的香烟，淡红色的色尔菲花，圣经里的照片，穿汽车服的少年，还有你路上汽车的损坏，一切都很奇怪，简直是莫名其妙。”

公爵听了，便从椅子里立了起来，说道：

“苟及特先生，你莫非喝醉了酒么”说时取了他的外衣和帽子，起身想走，苟及特突然跳起来道：“别走，你不能走。”

公爵道：“这是什么意思？”

苟及特顿时脸色变成灰白，以手加颊，退后几步道：

“爵爷请你恕我，我真的在发狂了。”

公爵冷冷地道：“差不多了。”

苟及特道：“请别恼怒，我请你留在这里，原是帮助我对付亚森罗宾的意思，并没有别的用意，请你答应我的请求。”

公爵这才放平了语气道：“要我帮助你，有什么话说，

本来很愿意帮助你，不过方才的样子，真使人不耐瞧着。”

苟及连道：“不错，不错，千万要请爵爷原谅。”

公爵道：“那也好，以前的事可以不必提起，现在预备做什么事情？”

苟及特用帕儿揩额上的汗珠道：“那冠冕是在这皮包里么？”说时，把皮匣放在桌上，公爵不耐烦地说道：“这个何用多说，当然安然在着。”

苟及特开了那皮匣，见那冠冕珠光宝气，映在灯光下面，逼得人们眼睛也睁不开来，苟及特道：

“爵爷，冠冕在此，你可瞧见了么？”

公爵道：“早已瞧见了。”

苟及特道：“我们就开始等候着吧。”

“等什么？”

“除了等候亚森罗宾，还有谁呢？”

你以为一到十二点钟，那亚森罗宾果真会来偷取这冠冕么？”

“是的，他是一个实行家，说什么，便做什么，和寻常口是心非的人，完全不同。”说时把皮匣关上，公爵听了，大笑道：

“他真的会实行么？”

苟及特微笑道：“爵爷，你也觉得有些可怕么？”

公爵摇摇头道：“这到并不，今夜确是个很好的机会，我本想和那十年来和你大侦探家苟及特为难的剧盗亚森罗宾一见咧。”说时便在桌旁一张沙发里坐下，苟及特也在桌子另一面的椅子上坐下，把手搁在桌上，二人静默了好久，忽然公爵开口道：

“有人来了。”

苟及特道：“真的么？”我怎么没有听到。”说时果然

一阵脚步声，从外面传进来，由远而近，接着门上起了叩门声，苟及特道：

“爵爷，你的听觉反比我来得灵敏，倒很配做侦探家”。说时起身开门，只见波纳温进来道：

“我已把手拷带来，要不要放在这里。”

苟及特道：“不必放在这里，你快去派两人守在后面，两人把守前门，屋内所有房间也都每间派一人守着。”

波纳温道：“我已经每间派三人守着了。”

苟及特道：“那么隔壁一间呢？”

波纳温道：“也已派着十二个人守着，两面已经断绝了。”

苟及特向公爵望了一望，又停了一会，对波纳温道：

“无论何人，要是跨这里的大门一步，立刻把他拿住，开枪也属不妨，这是我的命令，赶快传话出去。”

波纳温答应着去后，公爵大笑道：

“这里防守这样严密，可算得一座防御大敌的炮台了。”

苟及特道：“爵爷，炮台也没有这般严密的呀，外面的扶梯上我也派着四个人守住。”

公爵吃惊地道：“扶梯上也派人守着的么？”

苟及特道：“正是，爵爷大约不甚赞成吧。”

公爵道：“你这样重重严守，叫亚森罗宾怎样进客室来呢？”

苟及特道：“且看他用什么大本领进来偷取这冠冕，除非从天花板里下来，否则除非……”

公爵道：“除非你就是亚森罗宾。”

苟及特道：“也许你就是亚森罗宾，爵爷。”说罢，彼此都大笑起来，当下公爵打了个哈欠，起身取了外衣，一面说道：

“坐在这里乏味极了，还是去睡一会吧。”

苟及特道：“怎么，你要去睡了么？”公爵又打了个哈欠道：

“我坐在这里的目的，是要见一见亚森罗宾，现在他既无从进来，我还空等些什么呢？”

苟及特道：“总能使你和他见面。”

公爵道：“别哄我了。”

苟及特道：“爵爷，他早已在这里了。”

公爵惊道：“当真么？”

苟及特道：“自然真的。”

公爵道：“他在哪里？他在哪里。”

苟及特道：“在这里。”

公爵道：“他混在你的部下充着侦探么？”

苟及特给公爵丢了一个冷眼道：“这个恐怕未必。”

公爵便把帽子放在桌上冠冕的旁边，安然说道：

“那么我们快把他拿住吧。”

苟及特道：“我也是这么想着，但他没有这种胆量呢？”

公爵道：“这话我却不懂你的意思。”

苟及特道：“你不是说过这里很象一座炮台么？在一小时之前，也许他还敢进来，现在可没有这种胆量了。”

公爵道：“苟及特先生，我倒真的以为亚森罗宾在这里了，谁知你是说笑话的。”

苟及特道：“或者他已住此地了，不过没有揭穿他的假面具罢了。”说时声音有些特殊，二目直注着公爵，似乎要寻衅似的，公爵也向他瞧着，脸色很是惊讶，一会儿，才开口道：

“你认识我还没有多久，和他相识却已有了十年，他名誉可也不恶呀。”

苟及特正色道：“但在这十年间，我也屡次揭穿他的黑

幕，并没有失败到什么地步，只是没有把他拿住，这样看来，我也没有失去什么面子呀。”

公爵道：“这些事倒也委实有趣。”

苟及特大声道：“那贼的诡计，我已洞见肺腑。我还预备在白日里和他决斗一下，分个强弱，看谁得到最后的胜利，那亚森罗宾虽然有着胆量和勇气，但总不过是贼胆贼勇罢了。”

公爵听说，锐声说道：“喔，贼胆贼勇么？”

苟及特道：“不错，他不过偶然得了胜利，失败也在眼前了，他实际上有什么本领呢？”

公爵道：“不过我也没有见过真正有本领的侦探。”说时四目相触，大家不肯相让，似乎预备要殴斗似的，过了一会，苟及特才道：

“爵爷，你别把亚森罗宾看作杰出的人才。”

“爵爷”二字，说得尖锐，轻蔑，公爵仍是笑道：

“但他做的事，也很有合理的地方，并且很有手腕，你们这些侦探们，放在他的眼里，真是些碌碌庸材罢了。”

苟及特道：“你把他的身价，抬得太高了。”

公爵道：“我们的评论人物，都得以公平为本，象昨夜做的事，很有些卓绝的本领，就拿偷汽车一事来说，已经很不容易做到的了。”

苟及特只是冷笑着，没有回答，公爵道：

“他在一个星期里，曾经行窃了三处，第一次在英国公使馆里，第二次在国库里，第三次在里冰家里，在第三次的往返偷窃，竟安然到手，这又是什么本领呀。”

苟及特道：“这有什么希奇。”

公爵道：“但他还有一次曾扮着你苟及特，你可知道么？”

苟及特道：“这个我却不知道，但你为什么不把还有一

件事说说呢？”

公爵道：“哪一件？”

苟及特道：“他有一次，竟扮成夏木拉司公爵。”

公爵道：“当真么？但事实也许如此。因为我和你的一举一动，都是值得人家摹仿的。”

苟及特道：“爵爷，他非但假冒着公爵，并且还做着一个大富翁的女婿咧。”

公爵道：“他竟有这等野心么？假冒了公爵还不够，还想贪图大富翁的女儿，但他究竟是一个强盗，哪配享有这种艳福呢？”

苟及特讥笑地道：“有这等大家产和这样美丽的女人，假冒一次公爵，倒也值得。”

公爵道：“恐怕他并不是真正钟情于富家女的身上，另外还有他属意的人呢。”

苟及特冷笑道：“他即使另有属意的人，也不过是一个贼。”

公爵道：“照我看，她大约是一个中等社会的人物。”

苟及特道：“但我却替亚森罗宾可惜，他和那富翁的女儿已有了结婚的日期，为什么急于除去他的假面具，把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儿放弃，却单单去偷取那些的妆奁呢。”

说时，目光更显得锐利，直注在公爵的脸上，公爵却微笑道：

“这是他自己的主见，我们局外的人，那里猜度得出呢？”

苟及特大笑道：“好一个纵横一世的剧贼亚森罗宾，今天却做了笼中之鸟，他明天预备往公主跳舞会里去，但我们却要请他光临警署，尝尝这铁窗风味咧，一月来安闲舒适的

夏木拉司公爵，今晚却少不得要身穿囚衣，手带铁铐，从他岳父家里的扶梯上，拉将下去，又坐进囚车里被送到监狱里去，那十年来受他戏弄的苟及特，也总算出了胸中的积气，报了天大仇恨，想你得到了这个消息，也要替我颔首称庆吧！”

公爵站起来道：“痛快得很。”

苟及特也跟着站了起来道：“你也以为痛快么？”

公爵道：“委实痛快。”

苟及特道：“我的心里正有说不出的痛快呢。”

公爵道：“这怕未必，我知道你心里很不自然，不过虚张声势，略状你的胆量罢了。”

苟及特道：“你以为我是虚张声势的么？何以见得呢？”

公爵道：“你必害怕，我除了我的假面具，的确是个夏木拉司公爵。”

苟及特道：“你也别说谎话了，四年前，你从双铁越狱逃走，你却的确确是个亚森罗宾，我早已瞧破你了。”

公爵道：“你把我看作亚森罗宾，可有什么证据？”

苟及特道：“当然我能证明你是亚森罗宾。”

公爵怒道：“不要乱讲，我正是夏木拉司公爵。”苟及特听了，仰天大笑起来，公爵道：

“别笑，孩子，你只能捉拿亚森罗宾，但不能捕捉我夏木拉司公爵，我是上流社会中的人物，又是巧宽俱乐部和叶武俱乐部的部员，住在大学街B三十四号的邸第中，还是毆曼姑娘的未婚夫，你敢来得罪我么？”

苟及特正色怒骂道：“恶贼，万恶的狗强盗。”

公爵也大嚷道：“好，好，快来拿住我，快叫铁匠来钉了手铐，并且证据也快些指出来。”

苟及特道：“恶贼，我有我的证据。”